

编 号：

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选编

(一)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说 明

这个材料是根据一些单位的揭发选编的，供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参考。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目 录

- 一、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找新华印刷厂工人座谈时
散布的反党言论..... (1)
- 二、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窜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的
反党言行..... (12)

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 找新华印刷厂工人座谈时散布的反党言论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六时五十分至九时二十分，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找新华印刷厂二十五名工人代表座谈。迟群、谢静宜及两校大批判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谈话。刚一到，江青说：“干部谁来了？我到新华印刷厂几次，被干部包围了，我要反抗。”“多叫些工人来，不要老叫干部包围我，你们不自在，我也不自在。”

江青讲：今天和同志们谈谈，交交心。我这个人愿意而且是经常和同志们交心。我去你们厂四次，非常对不起，身体别扭，两个月五次感冒，影响上呼吸道，咽炎。我到精装车间，条件差，不能到所有车间都跑一跑。我叫做年老多病，其人奈何。

不要记录，学习主席，讲话时可以睡觉、开小差。

多次接触同志们，给同志们提了一些问题。今天我先说一下，我做点自我解剖。我到省委、地委一些地方作自我解剖。我有缺点、错误，要立即纠正。同志们对我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除非我没有觉悟到。请同志们批评我。

我在四季青走了四分之三，中越公社差一个队，小靳庄也没蹲下去，是由于气候不好，不允许住下来，身体上的问题。让我坐小汽车，不心安理得。到你们厂也不是心安理得。警卫员不许可我在院子里锻炼。过去拿小板凳来治疗，出汗。我做过放射性治疗。有两年以上的不能做工作。也是相对的说，我去海南岛解剖两个

战士、一个班，研究了文字、京剧改革、文学、艺术、照相机，在这方面就有了发言权。天气暖和了，我还要常去你们厂。

我作为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个卒子来说，有时身体不好，三、五天感冒一次。什么都忘了。我读的书也忘了。我是一个重脑力劳动者，你们知道我干多少行吗？大学教授只研究一科，我干多少行？京剧、电影、交响音乐、芭蕾，自己不钻研行吗？没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实践行吗？不仅要有过去的斗争实践，还要有现在的斗争实践。我是这样衡量的，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道路，和帝修反斗，达到自己从青少年就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

我现在苦得很，昨天电影工业我也抓一下，看了几部彩色电影。看多了就眼睛痛，累得很。一昼夜没睡觉。电影工业会议，外国人说我们过不了关，我看了，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彩色电影基本过关了。看了回来琢磨，和以前的对比，想了，看得太多了，不得了，夜里整宿睡不好觉。到你们厂就是休息去了，就是条件不好。我想了一个愚蠢办法，把你们的书搬到这里（大会堂）干。但是这样干，不好，脱离工厂。

在延安整风、审干，那时我分析过自己。是组织上入党，思想没入党？不对，这就全都否定。又认为组织上思想上都完全入党了？这样也不对，全都肯定了。我想我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入党。现在还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得不多，这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在座的人都有公有私，这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哪来的私？没有私哪来的公？我，一个共产党员，是公字当头，公放前，私放后。我基本上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问心无愧，对得起主席，对得起全国人民，对得起在座的同志们。有个别时候，我也有

私字。科班出身，主席见面就批评我。主席说我不批评你批评谁呀？光明面、阴暗面，我这个人是以光明面为主。缺点错误一车厢、几车厢，提不完。我觉得每个同志都得解剖自己。

我十五岁独立生活，考上艺术专科学校，成了被不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九·一八以后，我不愿作亡国奴，起来奔走呼号，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我有一个悲惨的童年，超过了高尔基的母亲。当初，母亲告诉我，洋鬼子坏得很，抠眼睛。在家里还要反封建。父亲打母亲，打得手指头伸不直。为了保护母亲，全家统一战线。为了保护母亲，我的牙齿打碎了。从那时我立志要养活母亲，不让母亲受苦。我不迷信鬼神，夜里走路不怕鬼神。悲惨的童年决定了我跟共产党走。胡适，闻一多，文学院院长……梁实秋，赵太炎，艺术专科学院长帮我读文学，沈国文什么都写，说我的笔锋象谢冰心。他们拉拢我，说你要是参加游行请愿，就取消你的助学金。争夺得厉害。沈的妹妹让我给她们织毛衣，拉拢我，然后教我写东西，我不干。九·一八以后，学生爱国被看成捣乱行为，当时我十七岁，不明白怎么学生爱国是捣乱呢？我们要求到南京请愿，不行。找沈国文，挨批评，我生气了，跑到树林里气哭了。

当时有两个反面教员，第一个反面教员是封建主义，第二个反面教员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那时就读过了，背了，有的不懂，懂的就用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一点我懂，当时对第二国际不太明白。

你们学习有困难吗？在困难面前是进攻还是退却？要进攻。三十三段语录我学了好几遍了，还要学习。《国家与革命》学了两遍，《哥达纲领批判》也读过。主席的主要著作我全部看了。开始

不知道主席有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我要求降工资，干掉几个级别，不知主席有这个指示，要干掉几个级别，斗争很大。到现在，没有骂我的了。我要求降工资，当初这样做，破坏主席战略部署。对资产阶级法权，跟我干，林彪想给我长，长了一百元。林彪用这个收买我，我发高烧，逼得主席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

红星、红旗是我提出恢复的，不是林彪搞的。林彪收买主席的老婆。我对林彪，有个认识过程。以前以为他很好，有个认识过程。我也不听小广播。主席从来不讲别人的坏话。陶铸吹捧林彪很厉害。我发高烧，林彪找我，折磨我，不让我睡觉，我向他发火。

“九·一三”我差一点打乱主席部署，江青不改，九大批评。“九·一三”我怕主席难过，全部揽下来。受批评，我快虚脱了。主席从来没这么厉害。在庐山会议上，叶群在会上说……。我对叶群说：滚滚，杀头、坐牢。那时叶群还没暴露。我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林说快睡觉了，叫黄、吴、叶来折腾了我一夜，不作自我批评。我差一点破坏了主席的战略部署。

丰台会议。九月十二日从江南回来，主席保他，仁至义尽。

“九·一三”他不走不得了，没法办，他走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他历史上一系列反主席，主席一直保他。林彪他们说，我既不受捧，又不识招。

过去五十度强光，眼睛受不了，机器声音受不了，就出汗、呕吐。放射性治疗后的反应，练一练，在小码头上从半小时到两小时，朝霞，从五百度强光到多少万度。我照像自己出钱，林彪钻空子。一九七〇年主席前脚走，林彪后脚走。他身体很健康，主席接见外宾他不参加。刮了胡子让我照像，警卫员傻呼呼，气坏了我。我不照，他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七一年他们自我批评，主席改了两

次，林彪动员各大军区看江青，造成团结气氛……大量照像，灯光只能拍两个人。林彪羡慕我和总理照过像，他想和我照，打着主席的招牌，打着我的招牌，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七、八、十三期（指《人民画报》），上当呢！我不知道要放到七、八期合刊上，一看，全是我照的人物，突出林彪，放到显赫位置，林彪的最多。这些画报要发到农村去，我批的“不宜发”。林彪要登放大的秃头。

“九·一三”后，回想林彪为什么对照像注意，是个阴谋，以后我就不照了。自己有一点财富，死后交给党。小样有四千张，准备烧，照得好，不舍得，忘掉了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负着国家大事，不能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摄影家。小样全烧掉。你们要监督我。

不要冒险。上你们那儿不注意，搞了感冒、发烧。不叫活动就是关禁闭，限制我一下。恢复脚踏车、骑马，好上小靳庄。坐小汽车怎么上农村？其实群众保险。以后坐红旗去到你们厂。坐大丰田震得脑袋疼，以后还得坐红旗去。散步，汽车跟着。

公与私之间，我基本上是公在先，私在后。光明面、阴暗面，我是光明面为主。我是很乐观的，不仅在阶级斗争中，还有和疾病斗。每天起来打拳、读书，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干掉我级别，不干，写信给主席，我不要，主席批示：“同意，汪主任办。”这是理论问题指示前。现在理论问题指示后，我级别动，涉及面大，处理要谨慎，主席批我，不让我再降。

苏修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搞世袭制。林彪也是这样，老子是副主席，老婆是主任，儿子是副部长。苏修就是这样。现在主席健在，从庐山会议起，主席就讲干部学习理论，学马列，特别关键的是自学。现在又号召全国学理论，就是要反修防修。把

这个交给工农兵群众，出了修正主义就好办。宪法规定了四大自由，有罢工自由，再出修正主义我们就这样干。我们的劳动不是商品，我就是没昼没夜的干，也不知道哪天是休息日，只是在批文件时看看几号。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不要把主人翁的自豪感忘掉，我没有把自己劳动当商品，把劳动力卖掉。

我有二百元，房租主席一人出，我住在办公的地方，不出钱。普通工作人员，我的房修了，没地方住，住在办公的地方。将来住，交房租五十元。我们那有三类：第一类比较富裕，第二类正好，不富不亏的，这样好。有钱就不革命。我们基本过供给制生活，主席节省，我有点浪费，觉察到了就改，我身上没有钱。第三类是欠了债的。工作人员，我出五十元，处长出三十、二十、十元，最少一元，帮助困难户。×××（指一位工人）家里摆设得不得了，三大件，比我和小谢家里都好。我的家里是孔夫子搬家。

天津工人为了庆祝三八节，给我送了两块表，献礼，我拒绝了。我亲自坐车送了回去。我去说明，工人的心意我接受，但东西不能收，收了还了得？不能带这个头。海南岛送水果，有一次送西瓜，送到人大大会堂要给我。三令五申不让送，我说谁带的谁送回海南岛。我就不要，从此就不送了。林彪一平二调，主席反对。

不能慷国家之慨。有私，我干掉了一些，稿费有的交党费，有的放在新华社。照像，人家说好，我也觉得不错，自己欣赏自己嘛！（照像设备）工作间，照近物、人物、幕布……自己出钱买，全部交给新华社，不算钱，有两部照像机，主席买的，一部是自己买的，一部是人家送的，有几个银幕都给人家，现在只有一个。我自己的生活费，自己也不管，出门一分钱也不带，也不知道存多少钱，一拿出存折来比主席的还多。我照的小样都想烧掉，但想到还

要给党留点资料，我给主席照的像很多，都在新华社。我照像的东西都是自己买的，后来全部送给了新华社，没要钱。一九七〇年我用了一些东西，三千多块钱，林彪不给算钱，说算了吧，报销了吧！我向主席说了，主席说，不能慷国家之慨，要算清。第二天主席给我一千元钱，回去一算，不够，彩色要四千元。主席批评我，不要为小事犯错误。

林彪向来不作自我批评，对我说“非常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当着林彪的面烧了一百元的条子，影响太大，现在心安理得。

工资复杂，中央级别几百种，我想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我有两块表，一块表卖掉，帮助欠债的同志还债，三八节天津送表，我们从来不收礼品，我不能开这个头。北大有一个每月都交一百元党费的，我应该向这个同志学习，我想干掉一点，你们（指警卫员）不帮我干。要研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取消，一定要限制，不要扩大。拒绝我，要向主席告状。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警卫员不让去碣石，今年我要去，要坐直升飞机，主席不批准。我要骑马下农村，坐小汽车震的很，头疼。鄙人年轻时能骑脚踏车，双手离开车把，我学开车，司机教教。

分工越细人越愚蠢，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有的认为这行没我不行，有的就不行，资产阶级法权最能钻。上海有一个工厂，工人进行义务劳动，有十二个技师不干。这十二个人是组装机器的，没他们不行。我们要多学几样，他不干，我们就上去，有了技术就有了一个橡皮饭碗了……。

美国给日本大油船，没几个人，话都不说，不需要多少劳动力。你们学习，我希望你们厂检查一下，是否有劳动力上的浪费。

我发现你们厂两个问题，你们办“业大”要什么条件，×××

说是初中毕业。从这点看，不是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条，而要资产阶级学历。不但你不能读，我也不能读，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从新华社简报看，你们学习没学到点子上，党组织学习存在问题，政治挂帅存在问题。

共产党员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者，又做历史唯物主义者。我问厂史，谁也不知道，或者这个说一点那个说一点，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知道厂的来源，是怎样从苦岁月过来的，用什么教育青年？年轻人没见过资本家，只能见修正主义。×××、×××八岁做童工，过去受过苦，你们今天甜滋滋的，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青年人要敢于站出来，问老工人，让他们讲。

搞厂史就是要弄清过去受过什么剥削，现在当家作主了，还有哪个部分没有真正当家作主人。学习春桥文章，没有真正学到点子上。春桥文章写的简炼，内容深刻，要动脑。什么是学到点子上？其中最主要的，最新的是九届一中全会上主席的讲话，你们就没搞到点子上。红旗上一篇三反五反的材料。五八年春桥文章，当时是柯老组织的，是主席批准的。

我一下厂，干部包围，打破封锁。自己对自己厂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光知道现在，怎么教育后代呢？人不能割断尾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不研究社会发展史，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商品分析入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基础，不能脱离实际，马克思叫政治经济学。人与人关系，阶级与阶级，就是政治。经济学家要从书房走出来，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去。

天气暖和了，我要常去。过去院子里种菜，今年不行，种药材超过了药物研究所，群众需要的金银花、麦冬。

我整天干什么？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我对工业不管，但看出工

业有问题我不能不管，干的事不符合的我就管。你们为什么选我是政治局委员呢？不管大事就要撤掉我。

海军飘带纪念英国打拿破仑的一个大将，特别难看，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元帅服是过去警察的衣服。作为军队的一员非常光荣，我对红星的感情是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中穿军装，以后又改便服，为了红星我哭了两次不摘。

讲《国家与革命》。所有制问题，有人对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这段话想不通。马、恩、列宁、主席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性，个别局限性。《国家与革命》上讲马、恩认为英、美民主，没有常备军，可以不用暴力解决，列宁发展了，西欧、德国是军事官僚，军事独裁。

蛋白体、蛋白、蛋白质，是生命的起源，要蛋白实物，本来科学发明这些东西，人工合成蛋白。

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向你们群众交心。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都是工人。我和你们谈话，不用写发言提纲，因为你们都是工人，我不怕你们抓小辫子，不害怕，不紧张，很自然，我说错话，犯错误，改正。

不要资产阶级法权，不要不行，而是有人扩大了。但要限制它。有的干部村、干部乡，表面很好，搞的不错，有一个小村，只有三十二户的一个小会计贪污了很多东西，电器材料，搬子几十把，可能是一个集团。

上海一个卖菜的，由挎小篮子到摆摊，由摆摊发展到资本家，开始两间房发展到两上两下，又发展到四上四下，一人的工资比我多得多。所以不把眼睛擦亮不行，这种东西不搞掉，我们就要受二茬罪。青年工人要向老工人讲。

给你们几份材料，在你们范围内学习，让你们扩大一些眼界，这些都是给中央政治局看的。

北影厂名义是全民所有制，但拍不出我们的电影，向主席求救，派了八三四一进驻，两个同志，军、工宣队进去了，发现他们实际上把全民变为集体的，甚至个人的。有四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创作自由、四个导演为霸，高薪还不说，要写剧本先拿钱，一本没写完，就先借钱花，这样不行。军、工宣队撤出去，要学主席对周扬不下乡就让一营人武装押送。这些人一辈子吃工农兵，反工农兵，根本不到工农兵那儿去，要武装押送。通过学习，改造成为新人，有进步，光明面主导。

京剧团不会打补钉。体育团出国，有的外国人送黄色东西，××就穿起了超短裙。所以我提倡同志们穿一些民族服装。外国人送黄色唱片，拿这个腐蚀我们。小庄求救，讲不得了，一些黄色音乐都出来了。你们那里就不存在这些？什么《第二次握手》，要专它的政。你们要拿出一本象样的小说，象样的剧本来，占领这个阵地。位子空着，人家就要来钻。你们的生活不要单学样板戏，还要唱革命歌曲，打球。小庄去了，我打球一次只能七分钟。要活跃一点，解除疲劳。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商品，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主人，是为革命而做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卖掉，换钱来。因为存在商品，级别，商品在流通交换系统中还很多，不限制不得了。首先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阶级自愿为革命，不要把劳动力作为商品，不要想钱，赚多少钱就是商品……。

五次三次发烧，《老子》我还要读。《国家与革命》又重新学，要了解历史，厂史赶紧弄一份送来。

第二天，四月四日，迟群又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新华印刷厂根据记录整理）

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窜到清华大学 大兴农村分校的反党言行

国庆节前后，反革命野心家江青在反党分子迟群、谢静宜的陪同下四次窜到农村分校，以参加劳动、接近群众为名，大搞阴谋诡计，干了许多坏事，放了许多毒。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迟群打电话给分校党委书记××同志，让××晚上八时赶回工字厅。晚八时，××赶到，九时，迟群、谢静宜才来，迟群神秘而轻声地说：“江青九月三十日或十月一日要到分校参加劳动，看望大家，你们要做好接待工作，要准备好劳动地方，挖花生或油莎豆。挑选二十至三十人和她一起劳动，要准备午饭，以农场产品为主，要准备一部分男孩子和女孩子陪她吃饭。”谢静宜当即开了饭单和菜谱，要有鱼、鸡、炒鸡蛋、炒菠菜（强调要用植物油炒），粉丝白菜汤，里边要放海米或虾仁。随身人员饭后每人一个大苹果。迟群又指示××：把你们民兵动员起来，搞好警卫。准备一排房子，饭后给她休息。并要××找几个助手做准备工作。最后，迟群反复叮嘱，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过早宣布，又说：“明天你同我们一块回去，你带个路。”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迟群、谢静宜带着保卫部长李××、校务部党委书记王××、迟群的秘书王××一起去分校。××同志也同车返回分校。在路上汽车途经铁路道口时，正有火车通过，停了片刻。到分校后，迟群责问××：“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走，如果中央首长来，能让她在铁路旁等几分钟吗？”××没有回答（从清华到分校，铁道口是必经之路）。在××等陪同下，他们几个人看了房子、油莎豆、花生地，确定了活动路线。路上迟群不耐烦地反复说：你们卫生条件太差，路也不平，太不象话，要修路，打扫卫生。午饭，谢静宜要吃鲜韭菜炒肉丝，迟群要吃大葱、“野菜”蘸大酱。午饭后，把分校负责保卫的干部叫去，让分校民兵搞外围警卫，分校做了一个每班三十三人的方案交李××。

九月二十四日。李××、王××来分校检查准备工作，号房子。号了卧室一间、餐室一间、工作室一间、休息室一间、电话室一间、备用工作室三间、活动厕所一间、厨房一间、储藏室三间、医务和随身人员用房两间；迟群、谢静宜还各备一套；与此相邻的两排平房全部腾空，还为警卫和总校来的民兵准备两排房子。分校房屋本来就很紧张，她一来，政工、教改、办公室、会议室、工宣队宿舍、医务室、图书室、部分职工宿舍全被搬走，弄得无处办公，无处开会，有的同志无处睡觉，几十个人挤到一个活动房子里。

晚九点多，迟群、谢静宜突然来到分校，转了一圈，问工宣队×××：“谁管民兵？”×××赶快回答：“我。”迟群厉声责问：“为什么还不执行任务？”答：“我还没接到通知。”迟说：“我来了就是通知。我现在就通知你。”李××跟着又命令：“按原方案，立即进入岗位！”于是分校紧急动员党团员，跑步进入警戒岗位。同时，李××、王××、林××也相继到达，并带来了三十名民兵。此时，小轿车、大卡车，停满了农村分校。卸下沙发、地毯、家具、被褥、炊具。因有一排房子是新盖的，又命令连夜安装电灯、插销、玻璃、窗帘，窗帘要一层塑料布，再加一白一红两

黑四层布的五层帘。房屋潮湿，要拿电炉烘烤，分校只有两个小电炉，迟群又让架火烤，怕熏黑了，又叫拉焦炭，火未点，又派人到总校拉来电暖气片，嫌慢，连夜又拉来热风机两台，每台三十瓦。

（从九月二十五日一直烘到十月十三日。）

九月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多，装好两部专用电话，要求保密性要好。让新入学的学员修路，打扫卫生搞了一整天。晚上，迟、谢又到，迟群说：“首长晚上办公，白天休息，要求做到：保密、安全、安静。”规定农场汽车、拖拉机不准起动，食堂鼓风机不准响，说话不准大声，专用几排房子周围不准通行。谢静宜叫打电话通知金星分场停止广播；迟群打电话叫劳改农场人员后撤三百米；还扬言通知要南苑机场飞机不准起飞。迟群又看了外围警卫方案，说人太少，由三十三人增加到每班七十五人。这样三班倒，要用二百二十五人。李××还强调：“这是迟主任批的，谁都不能改变。”为了装备会议室、工作室，连夜又拉来了不少沙发、茶几、藤椅、双人床、地毯、风扇，大卡车一夜之间往返总校三趟。晚十点多钟，天下暴雨，七十多个值勤民兵全身淋透，从大衣一直湿到背心。去请示几次，迟群不让撤，最后才答应撤三分之一。并厉声训斥：“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事先不把雨衣准备好？”此后，迟、谢呆在分校日夜“督战”。

九月二十六日。因开烘干机，室内温度升高，苍蝇爬到天花板上。迟群检查房子，发现苍蝇，一边嘟囔，一边命令：“赶快组织人打苍蝇。”还说：“连厕所苍蝇也要消灭干净。”又命令所有厕所都要加盖，两小时内完成；命令木工把所有下水道井口加盖盖好，两小时内完成；木工只得连夜赶制。又从总校调来十个木工，赶做备用工作室三间天花板。同时命令分校，所有人员不准外出，

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外来电话不传，车辆不准起动，动用车辆要经谢静宜批准。夜十一点钟，警戒加严，房子周围不准有人停留，警卫人员也得退到黑影里，李××训道：“车子来了，车灯照着你们怎么办。”就连××、×××从屋里出来，也被李××喝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去！”

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一点钟，迟群、谢静宜非常紧张地准备江青到来，漆黑夜晚，冷风阵阵，飘来一阵厕所气味，迟群到厕所一看，命令立即掏厕所，当即把菜班、积肥班的人从被窝里叫出来去掏。一会儿，迟群又跑出来，气急败坏地喊：“别掏了，别掏了！”一边用手扇着鼻子，冲着菜班、积肥班嚷：“太臭了！太臭了！”迟群、谢静宜、王××亲自给江青布置卧室，不许任何人进去，他们只好自己在里边打苍蝇。

三点三十五分，红旗车、小轿车、面包车、大轿车鱼贯而入，迟、谢早已窜到门口，车一停，谢静宜连蹦带跳加鼓掌跑上去，迟群追在后边。江青一下车，迟、谢一左一右，架着胳膊，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随行人员搬下带来的衣物、炊具，同时搬下十五只大小箱子。江青让迟群叫来××，江青询问了他的籍贯、出身、家庭等，又问了农场的生产、农业机械情况，还问看故事片和看科教片情况，当××回答片名她不满意时，江回过头对秘书讲：“送一点科教片给他们看，放映人员也来，他们太闭塞了。”并问有无看电影的地方，迟群回答：“都是露天看。”江说：“那我就不看了。你们看电影，我看文件。”医生请她吃药，江让××出去，并说：“我们来研究一下。”随后，江与迟群、谢静宜就在里边密谋。

凌晨五点，公社的拖拉机响了，砖场的机器也响了，江青睡不着。六点，江青去花生地“参加劳动”，坐在马扎上摘花生，说什

么：“我这个人，没出息，老生病……。”当有人谈到花生秧可以喂马时，江青跺着脚说：“我要骑马，我会骑马。只会骑老爷马。……”六点半，走了，带走了一筐花生。还假惺惺地说：“你们称一称，我这是带给给主席看病的医生、护士的。他们心情也不比我们好。”

江青走后，迟群召集干部训斥：今天组织太乱。李××传达指示，民兵值勤要隐蔽、自然，要坐在潮湿的灌木林中。迟群、李××发现民兵上马路就训斥。分校干部每天受迟群、李××、王××训斥不下五次。下午两点，迟群让夹道欢迎。问：“多少人？”××答：“二百多人。”迟：“太少了，全校出动。”张××、荣××、胡×、夏××、戴××、吴××也从总校赶来欢迎，北大的×××、两校大批判组也来了。江青下车同他们一一握手，除二十个同学陪同吃饭外，还将荣××、吴××两人拉在身边。吃饭时，有人讲自己被走资派打击迫害，江青听了借题发挥，说：“我们两人是同命相连。他们想软禁我，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讲到这儿，饭也不吃了，拍案而起，愤愤而去，谢静宜赶忙上前扶着走了。

下午，运来两匹马，电影人员带来二十七部科教片。江青通过迟群告诉××：“我的养马人员和电影放映员，一定要招待好。”近下午四点，江青骑马上阵了，到花生地不到二百米，她也要骑马去。谢静宜也骑马紧紧跟上。在花生地，一边摘花生，一边讲故事，“骑马的故事”，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挖花生时，迟群骂学员挖得太快了，训斥说：“你们要磨洋工式的挖，力气大，割稻子去。”摘了一会花生，又跑到了油莎豆地里。五点钟，骑马返回休息，带来的厨师给她准备了丰盛的晚饭，根本没有“同吃”。

十一点钟，江青窜离分校。十一点半，迟群、谢静宜讲：以后劳动时间不要长，室外一小时，室内一个半小时，要避风。中午跟大家吃饭，一次一百人，五次每人可陪她吃一顿饭。迟群叫××对随行人员要招待好。“农场养这么多猪，为什么不宰几头？”

九月二十八日。准备了二十多人一块劳动，一百多人一块吃午饭。事先办了学习班。中午十二点，江青第三次来分校。迟、谢尾随。食堂里一百多人，有的买了饭等着，有的在买饭。江青居坐中央，服务人员端了两大碗肉片炒豆角，准备放在江青面前。迟、谢看了，火气很大，训斥说：“首长能吃这样的菜吗？能用这样大的碗吗？”又骂：“简直是乱弹琴，行政效率极低！行政效率极低！”谢静宜跑到食堂去给江青端菜，江青见谢走开，就假惺惺地站起来要和大家一块买饭。说：“我要自己买饭，学习货币交换。”迟群连忙上前要食堂饭票，谢静宜陪着到窗口买饭。真是丑态百出。江青弦外有音地说什么：“在家里我很孤寡，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文件，办公也是一个人。”见政治部××给她照相，叫到身边，说什么：“胶卷留着吧，到最盛大节日时再照，多照。”这时，农机专业值勤到十二点下班的几十名学员，因为不准接近食堂，已经两点了，还不能吃饭。

饭后，江青和一块“劳动”、吃饭的一百多人照相，江要逆光照。迟群说登记一下名字，每人一张留念。后来，又去所谓摘花生。江青怕见阳光，迟群立即让拿来草帽，江青怕风，立即让木工在花生地里搭起挡风墙。随行人员提着尿盆随身跟着。江青说：“主席身体一直很好，是邓小平他们逼死的。在主席逝世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就提出开除邓小平党籍，他们不同意，说以观后效，有人要保邓小平。”工物系三个人送来一车苹果。江说：“苹

果我要付钱。”又对群众说什么：“要留在最盛大节日吃。”迟群又说：“你们看了科教片，要立即组织写影评。”又说：“要把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出来，要搞昆虫标本送给江青。”

九月二十九日。民兵继续值勤，夜里下中雨，值勤人员七十多名，冒雨站岗。热风机继续烘房。

九月三十日。中午，撤除警戒，留下两个专业师生待命，要求接紧急通知后二十分钟内到达最远岗位。

十月一日。下午两点半，留校全体师生在食堂召开学习讨论会和批判会。三点半，迟群突然到达。会停止，民兵跑步进入岗位。没就位，江青已到。天阴，就在走廊上摘花生。江青跟××说：“我送给你们一本书，是毛主席推荐的，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是送你一个人的，你们有印刷能力，要每人一本。”摘了半小时花生，江青怕冷，就把花生抱到会议室去。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纷纷上前照相。为了制造假象，表现出象真摘花生样子，迟群令人赶快卷起地毯，让人把沙发挡住，把花生秧、花生撒满一地，照出江青一副室内摘花生的丑态。晚七点，江青又窜走。当她离开时，从车内伸手打招呼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十·一”之后，李××坐镇分校，王××往返于总校、分校之间。民兵继续值班待命。热风机继续烘房，还准备装空调诱导器。房间安上了双层玻璃。迟群占的房间不能动，岗不能撤。汤满真还奉命来到分校，要为江青规划、设计盖房子，而且说外边看去象普通房子，里边还要防震、有空调、恒温……，还准备十月底动工，一个月内完工。直到十月十三日，他们才停掉热风机，锁了占用的房子，溜回总校。

江青窜到农村分校四次，总共呆了不到二十小时，却挥霍动用大量的国家财产，随心所欲地调动人力。

一、用物清单：

地毯	七块	沙发	十个
藤椅	四个	藤茶几	十个
玻璃茶几	五个	布椅	五个
高级电风扇	两个	新购台灯	四个
大衣柜	一个	双人床	三张
单人床	十五张	二屉桌	十个
椅子	十个	大会议桌	三个
电加热片	一个	电暖气片	一个

占分校房屋四十余间，占分校二屉桌三十四张，方凳八十个，新脸盆十余个，大小毛巾一百余条，台布、茶几布十多快，卧室、会议室用二黑一红一白四层布做窗帘，其他用一黑一白两层布做窗帘共三十一块，用布二百余尺。

棒香、香水、高级香皂、高级手纸、高级香烟、茶叶等。

二、她的卸用厨房及食品清单：

液化石油炉小的两套、大的一套，自带全套炊具，新购炒勺、餐具若干，每天用吉普车回总校拉活鱼一次，每天炖老母鸡一个，每天备新生的鸡蛋五个，蛋上要标明下蛋时间，米饭要用小碗蒸，大米事先要一粒粒地精心挑选，其他新鲜蔬菜随要随摘。这期间杀猪两头，调来苹果两千斤，她从中挑走半斤一个的一百个，江青九月二十八日买饭用的饭票是迟群向分校一个同志私人借的四两粮、四两面、一元钱，至今还没有还。

三、调用人力清单：

值勤民兵二百二十五人；修建队工人五十人次，总校固定生活服务人员十一人，分校固定服务人员五人；木、瓦、电工五人日夜抢修安装电灯、厕所加盖等，随叫随到；烘房用三十瓩热风机两台，每小时耗电六十度，共耗电用费二千三百零九元。全校食堂每天平均招待客饭八十个；每天夜餐平均二百五十人，用粮每天约一百斤，钱七十五元；常备上海牌轿车一辆，其他车辆无法统计辆次；用三辆卡车往返于二通和分校之间拉焦渣垫路。分校学员、五七战士修路、垫坑、打扫卫生、掏厕所等用工无法统计。

（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的同志揭发）